

隱地

出版事業 在台灣

根據行政院新聞局於民國七十年六月的最新資料，臺灣目前共有二千一百二十三家出版社。可是我們找不到一本關於臺灣出版史的書。三十年來的臺灣出版社，此起彼落，前仆後繼，沒有人算得清楚出版業的這本帳。三十八年至五十年後，幾家稍具規模的出

版社，如今均已煙消雲散，或者只留下一個名字，或者連名字我們都沒聽過。臺灣比較早的幾家出版社應該是「重光文藝出版社」、「紅藍出版社」、「新興書局」、「啓明書局」、「明華書局」、「大業書店」、「百成書店」以及「長城出版社」。這些出版社

或書店印行的書籍，目前都已變成珍貴的絕版書，偶爾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上翻到一本，愛書的人就會喜不自勝。早年，「重光」和「紅藍」出版的都是文學創作方面的書，特別是陳紀澄先生主持的「重光文藝出版社」，即便在三十年後的今天，它選擇出版的書仍然未被時代淘汰，譬如張秀亞的「三色堇」；林海音的「冬青樹」；余光中譯的「梵谷傳」；徐鍾珮譯的「哈安瑙小姐」，分別由「爾雅」、「純文學」、「大地」、「皇冠」重新印行，至今仍暢銷書。「新興」和「啓明」，當年均走翻譯路線，現在四、五十歲的中年人，可能青少年時代讀的就是「新興」和「啓明」的版本，「約翰克利斯多夫」，或「基度山恩仇記」，陪伴我們多少夜晚，使我們的閱讀生活充滿了快樂和期待。「啓明」也出了許多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，薄薄的一本，當時的定價不是五元、六元，就是八元、十元，便宜的價錢，正是我們做學生時候最學愛買的。

「明華」、「大業」也有一段光輝燦爛的時期，民國五十年前後，差不多比較有名的新文藝作家，均曾在這兩家書店出過書，「明華」開在臺北重慶南路

，「大業」開在高雄大勇路，一南一北，相互輝煌。高雄的「長城」和「百成」，也出版了許多長篇創作。六〇年代，流行磚頭小說，一本長篇小說，動輒五六百頁。至今碩果僅存的臺北「文化圖書公司」，當年印行了許多金杏枝、禹其民的言情小說，曾經風靡一時，當時還是屬於廣播的天下，廣播小說和廣播劇更是一枝獨秀，畢珍的「古樹下」，楊念慈的「黑牛與白蛇」，王藍的「藍與黑」，徐速的「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」不知贏得多少聽眾的眼淚。後來電視時代來臨，連續劇的出現，使得言情小說和長篇文藝創作無人問津，儘管，現在我們打開報紙，副刊上總還掛着幾塊長篇連載小說，這些小說的命運和身價，却和早二十年完全不一樣了。

從前，作家先拿報社的稿費，然後交給出版社印行，賈斷或抽版稅，總是可以一魚二吃，如今，長篇小說即使登了出來，連載完畢，却極少有出版社願意出版。據非正式統計，民國六十七年，整整一年當中，出版的長篇文藝小說只有八部，顯然，當電視成為絕大多數家庭的寵兒之後，已改變了出版市場，近十年來，散文和雜文當道，成為出版市場的主流，主要

原因，散文無法改編成電視劇本，而早年的小說迷，百分之九十已向電視投降。照目前的趨勢，我們甚至可以預言，新詩的時代即將來臨，而小說要想翻身，真的是談何容易。

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年期間，張國興的「亞洲畫報」和「亞洲出版社」曾出版了許多重要文藝創作，這家出版社的總公司在香港，無形中促進了臺灣和香港兩地作家的情感，而它爲了鼓勵寫作、提倡文藝，每年在「亞洲畫報」上舉辦的短篇小說比賽，前後共辦九屆，由於題材無所拘束，影響力深遠，比起現在的「聯合報」和「中國時報」舉辦的小說獎徵文，更有成就，許多臺灣成名作家都以得到這個獎爲榮，記憶中，彭歌、墨人、郭嗣汾、繁露、尼洛、吳東權、邵憫、楊雪娥、郭晉秀、梅遜、郭衣洞、楚茹、吳癡、曹抄、姚曉天、桑品載、丁善璽、貢敏、符兆祥、朱星鶴等都會有作品參加角逐。

早期對文藝作家更有影響力的一個獎應該是由張道藩先生主持的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」頒發的，得獎作品不但有獎金，而且有計劃的將得獎作品編輯出版，由「文藝創作出版社」印行「現代小說選」，自

民國四十年七月至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，共印十五集，端木方、孫陵、潘人木、徐文水、楊海宴、郭衣洞、段彩華等，均在此一階段有大量作品發表，也是中國文藝協會的鼎盛時期，文獎會業務結束之後，「文藝創作」雜誌停辦，「文藝創作出版社」也停止出書，現在的文協，似乎只在每年五四文藝節聚餐，競選理監事，比起文獎會時代作家旺盛的創作力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同一時期，由「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」編印的叢書，至今尚有數十種，仍在印行，當年出版盛況依然可見。

「文星叢刊」出現以前，出版業是長篇小說的天下，一般人的觀念，要出書，除了學術性的著作，就是非長篇小說不可。「文星叢刊」的印行等於是出版業的一次革命。把歐美、日本流行的四十開小冊子引進書市場，上市之後，大家的觀念改變了，原來短篇小說可以出書、散文雜文可以出書、新詩可以出書，甚至方塊、政論亦可出書，不過國人的「一窩蜂主義」常扼殺新的流風，有一陣子，幾乎每家書店或出版社都出四十開本，從內容到封面，從裝訂到設計，毫不講究，只要會寫幾篇文章，出版社就把他的剪貼簿

拿來出書，阿貓阿狗都成了作家，可真把讀者的胃口倒盡，從此四十開本一蹶不振，甚至成為「票房毒藥」，目前除了「商務印書館」的「人人文庫」以不變應萬變，仍舊以四十開本的姿態出現之外，幾乎已成絕跡。

「文星叢刊」第一號是梁實秋的「秋室雜文」，出版於民國五十二年，連同李敖「傳統下的獨白」等十本書，展示在衡陽路十五號的「文星書店」櫥窗裏，曾引來多少人的注目和好感，「文星叢刊」結束於民國五十七年，短短不到五年中，「文星叢刊」前後出版了三百多種書，平均一年出版六十多種，這種出版數量，實在驚人，不過，十八年前的「文星」，在出版界幾乎是大小通吃一網兜收，不像現在，是「九分天下，戰國羣雄」的局面，當年「文星」囊括了所有知名的作家和學人，年輕的知識分子亦幾有人手一冊的紀錄，多少家庭的藏書，「文星叢刊」是成列而不是成本的，如今讀者都被分散了，「純文學」、「大地」、「遠景」、「遠流」、「長橋」、「爾雅」、「洪範」、「九歌」、「水芙蓉」……大家走的路線雖不完全相同，却也十分相似，競爭激烈，理所當

然，比起十年前的「文星時代」，當然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繼「文星」之後，「水牛出版社」有過一段黃金歲月，靠着王尚義的「野鴿子的黃昏」，使得「水牛文庫」亦曾風行一時，可惜由於品質管制不嚴，「水牛文庫」出版的種類雖多，却有走下坡的趨勢，目前的「水牛出版社」已逐漸改變出版路線，以出版字典及學術性叢書為主。

到了民國五十七年，出版界的另一匹黑馬衝出，它就是「仙人掌」。「仙人掌」由林秉欽、郭震唐等四位朋友合資，每人出資五千元，以兩萬元的資本起家，在短短三年之中，居然也出版了三百多種叢書，纔真是「出版社傳奇」。林秉欽曾在「文星書店」的發行部做過事（比他更早的是鄭少春和林紫耀，離開「文星」之後，分別成立了「世界文物供應社」和「星光書報社」），他對出版，倒是一位有心人，也很講究書的編排技巧，應該算是優秀的編輯人才，可惜野心太大，私心太重，尤其失策的是，經常拖欠作家稿費甚至根本不列稿費預算，以至於演變到後來的「強迫出書」，造成了出版史上的另一項「傳奇」。

「文星書店」結束營業後，將「文星叢刊」的版權分售給「大林書店」和「傳記文學出版社」。「大林」的主持人張平先生，原在「文星」工作，優先選擇「文星叢刊」五十多種，剩下的全部轉給劉紹唐的「傳記文學」，這就是「愛眉文庫」的由來。「大林」經營了一段時日，負責人張平到底是一位書生，不善理財，雖然力圖振作，並以高價購得王鼎鈞「情人眼」、「單身漢的體溫」，七等生「放生鼠」、尉天聰「到梵林墩去的人」等新書版權，却仍無法挽救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，不久「大林」為「水牛」收購（「水牛」同時也取得「仙人掌」的版權），成為「水牛出版社」的關係企業。

繼「仙人掌」、「大林」之後，以白先勇為號召的「晨鐘」，似乎挾雷霆之勢走進出版業。那雪白、精裝，三十二開的封面（「晨鐘」創業新書彭歌的「英雄們」；子于的「摸索」等書，也是四十開本，上市之後，一看瞄頭不對，立刻改排三十二開本），帶給人又一番新姿。幾次所領導舉辦的國際學舍書展曾經盛況一時，而「全臺書城」（「晨鐘」、「傳記文學」、「新亞出版社」三家合資）的開幕更是繼「中

國書城」之後出版聯營的另一高峯。

正當這一切顯得有聲有色的時候，「晨鐘」突然縮小業務，不再出版新書，只是一版又一版的印行白先勇的「臺北人」等十數本暢銷書，其餘一百多種書紛紛斷版，「晨鐘」不響，而出版界的「小巨人」沈登恩，剛好和郭震唐，都在「晨鐘」服務過，小郭離開「晨鐘」，進入魏成光的「地球出版社」，引發了後來出版社史上另一場混戰，而沈登恩和鄧維楨、王榮文，以「三劍客」的姿態，合辦了一家頂頂大名的出版社——「遠景」。

「遠景」把出版業帶入彩色時代。在「遠景」之前，書的封面多半像穿制服，圖案相同，只是換換顏色，而「遠景」的「鑼」和「莎喲娜啦，再見！」（黃春明作品）開風氣之先，把彩色封面設計當成一種藝術，從此其他出版社紛紛跟進，封面五顏六色，有人喜歡，有人厭惡，但彩色封面是出版社一股新的流風，波濤洶湧，無人能抗拒，現在若有人不信邪，硬要出幾本素樸的書，黑白封面的書，恐怕在書店裏連陳列的機會都沒有，就像黑白電影，最多在電影圖書館放放，當「經典之作」欣賞，一般的電影院是不大

肯上映的！

這就是我們出版界的缺陷——一窩蜂——我們倒反而希望另一個表現個性的時代來臨，各走各的路，各人有各人的風格、氣質，書的封面，彩色固然好，黑白也不錯。以攝影方式表現，是一種美，如果每家出版社的封面設計，一律均以攝影圖片製作，就顯得俗氣，有人應當創造一種屬於自己的格調，或以木刻、或以雕塑、或以圖案設計，這樣纔能呈現一個多彩多姿書的世界。一個多樣性、多元化均能生存的出版環境，纔是我們夢寐以求的。

嚴格的說，今年三十三歲的沈登恩（民國三十八年生），早在十八歲就走入出版界。當年他在嘉義「明山書局」當編輯，接着當兵，退伍後北上打天下，先在「晨鐘」，再組「遠景」，當時他只有二十四歲，王榮文也是二十四歲，鄧維楨三十四歲。算起來都頂年輕。年輕是六〇年代中期臺灣出版業的特色。民國五十年以前，出版社或書店的老闆，平均年齡總在五十歲以上。而民國五十年以後成立的出版社，負責人的年齡一個比一個小，譬如「名人」的林獻章、「四季」的葉聖康、「好時年」的蔡浪涯、「戶外」的

陳遠建、「國家」的林洋慈、「故鄉」的許長仁、高源清……年輕人進入出版業，使得這個行業生氣蓬勃，有了活力，只是，也有一些年輕朋友，缺乏耐性，不肯腳踏實地，他們把出版業當成一個賭台，希望一夜之間就財源滾滾，於是想點子、出奇兵，怪招連連，一向樸實的出版界，突然變得花樣百出，使人眼花撩亂。

「遠景」在出版陳若曦的「尹縣長」後達到一個頂峯。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，不久王榮文和鄧維楨分別退出，各組「遠流」與「長橋」，另外，加上周浩正的「長鯨」，以及沈登恩自己的另一家「遠行」，五家出版社組成一個關係企業，浩浩蕩蕩，有點出版業的托辣斯味道。但另一方面，五家出版社又似乎各搞各的，關係十分曖昧。目前，「長鯨」已經結束營業，大部分書的版權，已由「遠景」購得，「遠行」出版業務暫停，發行業務由「遠景」代理。「長橋」逐漸往唱片方面發展，辦政論性雜誌的興致也遠遠超過了出版業務；「遠流」的「中國歷史演義」，開「出版大套書」之先河，獲得意外的成功，使得出版界對「大套書」躍躍欲試，比較有勇氣的，也就真的

拼了上去，戰鼓咚咚的結果，固然也有人大有斬獲，但鎩羽而歸的，也不在少數。不過，儘管出版界因印行大套書，進入一場大混戰，不可否認的，也因此把我們的出版業由家族似的小本生意帶前了一大步，裝訂的技術進步了，彩色印刷更是突飛猛晉，經營管理也逐漸有了制度。譬如「光復」、「地球」、「自然科學」（環華）、「河洛」、「出版家」、「怒江」、「戶外」、「渡假」、「藝術家」、「雄獅」、「錦繡」以及「故宮博物院」和「歷史博物館」等，出版的大套書美侖美奐，拿在手裏的確使人愛不釋手。

至於幾家出小書的出版社，大家都戰戰兢兢，惟恐不支倒地。除了本書「第一輯」中抽樣介紹的十數家之外，「皇冠出版社」的書，一向暢銷；「學生書店」有健全的海外發行網；「三三書坊」，有年輕人的執着和光熱；「牧童出版社」從流俗逐漸走向學術；「林白」和電影界配合密切，從「畢業生」、「午夜牛郎」、「大法師」到「象人」，本本好銷，使得林白的營業額一直保持中上的記錄。「世界文物出版社」，作風穩健，出版物亦信達平實，「采風出版社」，力爭上游，很想有一番作為。「光啓」和「道聲

」，是兩家優秀的出版社，資格老，所出書籍，優良作品甚多，雖是教會辦的，傳教意味不濃，一般讀者亦能接受。「時報」和「聯經」出版公司，隸屬兩大報，資金雄厚，出書量大，但似乎缺乏一個完善的出書計劃。「中央日報」和「中華日報」以及「新生報」等均設有出版部，每年所出書籍，甚為可觀，借設計不夠突出，未能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出版風格，公營的「黎明文化出版公司」，一套「作家自選集」之外，還沒有特別引人注目的套書出現。「幼獅書店」的發行水準，似乎永遠不及其出版物的水準。此外「南京」、「希代」、「巨龍」均有自己的出版方向，也建立了自己的讀者羣，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出版社，大家默默耕耘，無非希望能出到有意義且銷路好的書，只是天從人願的事少，使得很多有理想的出版社，在活躍了一陣子之後，都寂靜了下來，像「巨人」、「天華」、「三山」、「領導」、「乾隆」、「源成」、「衆成」、「文豪」、「慧龍」、「長河」、「長弓」、「白雲」、「明潭」、「將軍」、「多元」、「浩瀚」等，但願只是在準備下一次出擊前的休眠期。有一些出版社，至今仍使我們十分懷念，像「晚

蟬」（陳星吟）、「新風」（郭楓）、立志（周玉銘）、驚聲（張建邦）、長鯨（周浩正）、十月（辛鬱等）等。前面所述是以文藝的眼睛，來看民間出版社的成就。「中華」、「商務」、「開明」、「世界」、「正中」，雖以教科書和學術叢書為主，且作風保守，但在文藝的園圃裏，也曾澆水、施肥、出過一分力。「成文出版社」的中文資料中心，以及他們編印的「出版與研究」，對出版界做過許多服務的工作。「徐氏」、「協志」、「華岡」、「大陸書店」、「東方出版社」、「正文」、「新文豐」、「藝文印書館」、「廣文」、「大中國」、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」、「臺中「中央書局」……他們也都有同樣的貢獻。「陳氏圖書公司」，經銷的雖然多數是「讀者文摘」、「時代」、「生活」的出版品，但對此地的出版物品質有提昇和激勵的作用。「今日世界」雖已停刊，它當年委託「新亞出版社」經銷的大量美國文學作品（今日世界叢書）也曾經是我們多數學生的精神糧食。臺灣的出版業者，一般說來，都很脆弱，很少經得起連續三批書全部滑鐵盧，（每批書以十本計算）。有些「一書」出版社，只因出師不利，第一批書全

軍覆沒，數十萬元的創業基金就此泡湯，一個出版的理想就這樣被封殺了。想辦出版社的年輕朋友，能不憤乎！

至於說到文藝雜誌對文學的推廣，對出版物品質的提昇是功不可沒的。早期的「文壇」，除按月印行雜誌之外，並出版了不少「文壇叢書」，影響深遠。「拾穗」雖是翻譯刊物，也使許多讀者的品味提高了。「皇冠」走的雖是通俗性路子，編排美觀，也講求設計，對文藝的發揚，亦有推波助瀾之功。「現代文學」、「文學季刊」、「純文學」是五〇年代末期最具影響力的文學雜誌。「歐洲雜誌」刊期雖短，亦為文學青年愛讀。若往前追溯，「寶島文藝」、「野風」、「新新文藝」、「作品」、「文學雜誌」、「草原雜誌」、「劇場」、「詩、散文、木刻」等的貢獻，不能略而不提。而現代仍然挺立在文藝園圃裏的「中外文學」、「書評書目」（一度曾附設出版部）、「幼獅文藝」、「新文藝」、「文藝」、「中華文藝」（同時出版「華欣叢書」）、「明道文藝」、「臺灣文藝」以及由「遠景」出資再度復刊的「現代文學」，是許多出版社出版書籍的寶藏。沒有上述文藝刊物，

現今走文藝路線的出版社、出版品來源勢必驟減。

還有數不盡的詩刊，像「新詩週刊」、「詩誌」、「現代詩」、「創世紀」、「藍星」、「南北笛」、「葡萄園」、「笠」、「詩隊伍」、「噴泉」、「大地」、「秋水」、「草根」、「龍族」、「陽光小集」等，對現代文學，自有推動之功，對出版風向，亦有導航作用。

討論出版事業，免不了也要說一下盜印問題。盜印是出版業者最大的阻力。出版一本書，從構想到設計，從原稿到付印成書，中間不知花費心血多少，而在所出的一批六本或十本新書中，往往像押寶似的，只有一本暢銷，而這惟一的一本暢銷書，却很可能市面上一不久就出現了盜印本，遇到這種事情真會使人吐血。如何保障正規出版社和著作人的權益，我們這兒討論得不少，法律也不是對著作物沒有保障，只是實際判刑時，往往罰得太輕，難怪盜印者一再以身試法。還有一點，我們也想順便提一下，許多作家在出書簽約時不讀條文，對權利和義務一概不知，以致於有時感覺被出版社騙了，有時又一稿二賣、三賣，總之，法的觀念無論作家或出版人雙方都應遵守。

附記

前文是我在編「出版社傳奇」這本書時有感而寫的，我雖有野心縱談三十年來臺灣的出版業，但是囿於學養和經歷，我知道不免有許多疏漏的地方，還要請高明不吝指教和包涵。

「出版社傳奇」原是「愛書人」雜誌的一個專欄，最初的構想是介紹臺灣的出版社，由該刊編輯游淑靜執筆。我讀了五、六篇之後，就動了想出這本書的念头，只是，寫了一段時日，游小姐覺得甚為吃力，又拉來了曾替「爾雅」編「作家書目」的應鳳凰（項青），請她也加入採訪的工作，我們在武昌街明星咖啡館談了一個晚上，可是等到實際工作展開時，進度極不理想，因為臺灣的出版社很有一些特色，其中之一，就是人少事雜，因此出版社的負責人（發行人）忙裏忙外，瑣事纏身，要他挪出一些時間接受訪問，還真不容易，其次，許多出版社的負責人都有經驗，大多數報社和雜誌社的記者，特別是「工商記者」打電話來希望你談話，最終目的無非是拉個廣告，有的出版社爲了免除不必要的煩惱，乾脆連訪問也一律

擋駕。就是這些因素，使得游小姐的「出版社傳奇」寫到後來意興闌珊。眼看這樣一本書就要流產，殊爲可惜，後來變通辦法，臨時增加第二輯，引入一些出版人的新觀念，找出一些討論出版的文字，以及對幾位出版界關鍵性人物的介紹，同時，我個人也開始向外邀稿，很高興得到鄧維楨和林獻章兩位先生的支持，他們的文章都是特爲「出版社傳奇」而寫的，使本書增色不少，意境和格調均因而提高，我要在這裏特別提出感謝。

「音樂與音響」發行人張繼高（吳心柳）先生在接受本社「出版社傳奇」一書邀稿時說道：「出版的功能主要是傳播與儲存，出版的形式已經從文字、聲音到電影、電視，並且繼續擴大中，各種方式的出版，都有其傳播功能，至於儲存的功能，則值得細細研究，如果我們家裏有一個冰箱，一定儲存新鮮的蔬菜魚肉水果，不會儲存腐肉或爛水果，而儲存出版物也是一樣，我們應該儲存有價值的書籍，每一個出版機構的發行人，他個人的境界如何，只要看看他出版的出版品，我們就懂得了。」

亮軒的「我們不同」發表於「書評書目」，經過

了兩年，這篇文章的內容雖和目前實際的出版現況稍有出入，有些想法也頗「書生之見」，但就一位作家來說，能把出版業看得如此深遠，分析得如此透澈，真是難能可貴。大多數的作家，都和出版社「隔」得很，誤解也深，有些則是完全的茫然……透過「我們不同」和「書海泛舟」（林雙不），值得關心文化的有心人深思苦慮，擺在我們眼前的路，是混亂而交叉的，我們到底該如何往前走，學美洲、學歐洲、學日本……出版業何去何從，倒不是出版業者本身站起來或倒下去的問題，而是見微知著，從出版的方向、出版的格調、出版的質與量，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的綜合力量，以及國民普通的知識、智慧到了何種地步，讓我們一齊努力，進入一個真正的美不勝收、出版如林的和諧美好、富庶康樂的社會。

在出版圈裏，「爾雅出版社」只有短短的六年歷史，可以說是這個行業裏的小老弟，出書一百種，比起一千種、一萬種、十萬種的出版社，就量來說，我們渺小得可憐，就質來說，我們只局限於文藝一隅，離有制度有規模的大出版社，真是遠在十萬八千里外

呢！但為何我們敢出這樣一本談論出版社的書，是我們瞭解出版這一行比別的同業多嗎？不是，是我們自認為對出版社認識得透澈嗎？也不是！我們所以試着出版這樣一本書，主要是因為過去不曾出現過這一類書。我們的資料蒐集得不够完整，更遺憾的：全書缺少各類統計數字，也無法精確的交代年月日期，儘管我們自認態度公正客觀，然而掛一漏萬的事情必然難免，好在這只是一個開始，有心人、或有意嘗試為我們的出版業立史的同業，讓我們牽手共進，但願十年二十年後，我們有一部完整而翔實的「臺灣出版史」，讓每一個出版社的名字，不管存在的還是過去的，都有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，我們願謹此祝福。

註：「出版社傳奇」一書中介紹之出版社、書店和雜誌社分別為：「中華」、「三民」、「平原」、「大江」、「星光」、「志文」、「水晶」、「純文學」、「漢聲」、「楓城」、「雄獅」、「好時年」、「水芙蓉」、「大地」、「巨流」、「愛書人」、「國家」、「桂冠」、「爾雅」、「武陵」、「四季」、「遠流」、「洪範」、「長橋」、「照明」、「九歌」等。